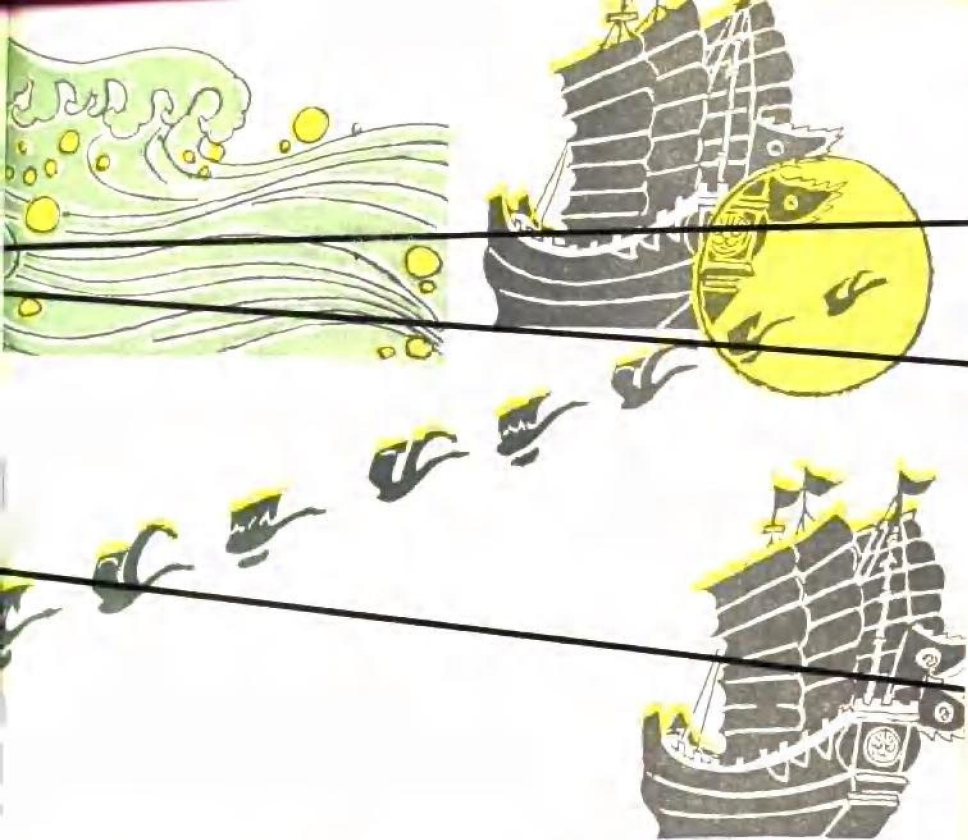




鄭成功

冯善骥 兰爱新 包劲涛

郑 成 功

上 卷

冯善骥 兰爱新 包劲涛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太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 字数: 458 千字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55,700 册

•
书号: 10088·744 定价: 1.80元

目 录

第 一 章	张远封 巧设伏	朱聿键富春江遇险 李家连先光祠逞义	(1)
第 二 章	镇江恨 桐庐喜	周子仪点悟郑鸿逵 郑叔侄力救朱聿键	(13)
第 三 章	迎唐王 议新主	郑芝龙机关巧算尽 黄道周为国抒慷慨	(28)
第 四 章	抛儒巾 违众议	郑大木辞圣誓从戎 朱聿键择期行大典	(44)
第 五 章	祭皇灵 报私仇	隆武帝遇邪心受惊 何元子奏奸身遭剿	(60)
第 六 章	封都尉 领御旨	隆武帝赐姓朱成功 郑成功遇险南京府	(72)
第 七 章	闹督府 逃虎穴	福三伯舍身救义士 郑成功蒙难逢振飞	(87)
第 八 章	尽忠心 识义节	黄阁老举兵蹈国难 蔡夫人焚家赴远征	(100)
第 九 章	通敌军 施巧计	金管家暗算黄阁老 黄翠莲智赚偷城将	(124)
第 十 章	收海税 定毒谋	郑成功大闹国公府 尹大器强劫官税船	(150)

第十一章	闻败绩 悖天理	张总兵倾巢决死战 恶弟子毒计谋孤城	(166)
第十二章	临绝境 递急书	北征军危困广信府 黄翠莲勇闯崇安营	(179)
第十三章	遭暗算 破重围	黄阁老兵败茅山谷 女先锋遇险信江边	(194)
第十四章	逼忠臣 拜祖陵	洪承畴奸心遭指斥 黄阁老亮节传正气	(207)
第十五章	诱芝龙 警乱臣	黄熙胤独闯天兴府 隆武帝怒焚投降书	(216)
第十六章	假抗清 真拒敌	郑芝龙暗施北征计 郑成功请缨仙霞关	(232)
第十七章	思安危 邀宠幸	平国公重忆当年勇 蔡赞画密告官中谋	(247)
第十八章	话别离 求毛疵	翁夫人励儿成大器 郑芝龙禁子赴仙霞	(264)
第十九章	探芝龙 觅成功	路学士传谕太师府 洪将军施智军机堂	(283)
第二十章	劫督帅 救无辜	郑成功身陷双峰岭 众义士喧扰狮头寨	(302)
第二十一章	赴仙霞 逢故交	郑成功历险遇张进 六石寨感时诉不平	(317)
第二十二章	泄机关 恨奸佞	中军帐隔墙尚有耳 潘五子梦语遭茶毒	(336)

第二十三章	初就职 险泄机	欲擒故纵成功定计 树上开花施福受诈	(347)
第二十四章	焚军粮 纵恶虎	施福肆意竭蹶趋敌 成功佯作顺水推舟	(361)
第二十五章	苦谋算 暗陈兵	施天福初献仙霞关 国姓爷挥勇虎口润	(378)
第二十六章	狭路逢 逆贼诈	潘五子奋擒施福鬼 国姓爷难解太师谜	(398)
第二十七章	护粮草 寻援兵	智常顺巧计赚清将 勇亮佯舍命逃虎口	(412)
第二十八章	劫军餉 辞榕城	陈辉施琅奇功历历 隆武曾后别梦依依	(426)
第二十九章	全大节 放暗箭	郑成功违令斩降将 平国公伪书蓄奸谋	(442)
第三十章	假劳军 识毒计	蔡伯言再献仙霞关 张效虞坚守六石寨	(466)
第三十一章	闯帅府 拯仙霞	郑成功拚死谏家父 郑鸿逵大义助贤侄	(481)
第三十二章	困六石 走天兴	满八旗恃勇拚血战 张效虞冒死突重围	(500)
第三十三章	伏虎岭 布政司	国姓爷小计退清骑 顾忠国利口斥奸佞	(518)

第三十四章	严军令 请救援	郑成功大义斩郑环 国姓爷忠君守畿辅	(534)
第三十五章	皇星殒 兵将折	张肯堂遁迁黄公岭 郑成功失利馆前驿	(554)
第三十六章	从邪恶 探虚实	洪将军孤旅弃京畿 郭必昌单骑入安平	(579)
第三十七章	收降将 封督帅	城下签盟达素赴筵 调虎离山芝龙入瓮	(594)
第三十八章	报家仇 雪国耻	国姓爷夜袭占安平 众英杰举义下南澳	(609)

第一章

张远封 朱聿键富春江遇险
巧设伏 李家连先光祠逞义

弘光元年，暮春时节。

江南梅雨霏霏。浙江桐庐县东南五十里外的山涧，绵绵的细雨象缕缕抽不尽的长丝，连日浇打着凄枫苦竹，峭壁危崖；远近杜鹃号啼，杂花摇落。

在杜鹃的悲啼声中，一骑短小的马队正沿着崎岖的山路，朝着富春江的浅滩跑着。马背上的骑士被风雨吹打得个个都象落汤鸡。他们抖着僵挺的、水淋淋的马鞭，拚命地抽打着马儿。那似乎早已有气无力的马儿，在主人的抽打下，踏着杜鹃的啼声，在泥滑的山道上吃力地跑着。马队中间还有两匹骡子驮着箱笼，那沉甸甸的箱笼随着骡子深一脚、浅一脚的奔跑而上下颠顿着。跑在马队前面的是一匹飞龙二天马，马上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身披黑色斗篷，面容英俊，壮怀果烈。他望着眼前这雨泣风寒、悲鸟号木之状，眉宇间流露出一种辞根情伤、怨恨难消的沉郁之气。

突然，对面山路上传来了嗒嗒嗒的马蹄声。这支马队闻声立即放慢了速度，不多时只见一匹枣红色的快马，穿过雨雾向这

边奔来，那年轻人到得马队前，纵身下马，操着满嘴河南口音，冲马队为首的这位中年男子道：

“王爷，往前就是富春江，道还中。”

“还有多少路？”马队中为首的那个男子问。

那青年两眼骨碌一转，答道：“顶多再走半个时辰！”

那男子拉了拉征衣，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看了看灰濛濛的云空，握紧短鞭，大声对身后的随从们道：“加快速度，赶到七里泷，天黑前过江！”

话罢，他一记响鞭，劈断雨丝，打在马背上，那飞龙二天马又跃蹄飞起。报信的后生随之“嗖”地一声，窜上马背，随众人打马起步，旋风般地钻进雨雾迷茫的深山里。

马队刚过，从小路旁的山崖上突然跳下两个人。头一个胡子拉碴，看样子有小半年没有剃头刮脸了。脸上刻着一道道又粗又深的皱纹，要不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人们会误认他是个老头儿。他腰束一缕番薯藤拧成的绳子，脖子上沾着几片青草叶子，身后别一把柴刀，腰上还挂一双布条子打成的登山鞋。半个衣襟歪敞着，露出紫黑的胸膛。他往前紧迫了几步，手搭凉棚，向那支急奔的马队望去。另一个是毛手毛脚的后生，他象只轻捷的狸猫，紧跟在那汉子身后，也朝马队奔驰的方向张望。

那后生猛地抓下脑袋上用树叶编成的帽子，朝地上一摔，上前一把抓住那汉子的胳膊，兴冲冲地问道：“您看准啦，姜叔？”

姜叔掉转头看了看他，用手按着背后的柴刀，操着河南口音瓮声瓮气地说：“那可打不了我的眼，他们是阔商。”

后生向前紧凑一步，惊喜地说道：“阔商！阔商！还不赶快截住他们！”

姜叔却愣了愣神，道：“也许是逃难的，近来风传南京又失

陷了。”

后生焦急地说：“唉！姜叔！你看那马头上的金络头，他们定是阔商，骡背上驮的准是金银财宝！”

姜叔略一凝眉：“金银财宝……”

“哼！招呼弟兄们逮回这帮阔商算了。”说完，那后生转身要走，姜叔一把拉住他说：“慢！”

后生瞪大两眼疑惑道：“咋的？到手的财神还叫他溜了不成？”

“别急，我谅他们今日过不了江。”说到这里他口气一转，又问道：“哎！你刚才听他们说今夜在哪里落脚？”

后生眨巴眨巴眼睛，说：“好象是说去什么泲。”

“你听准啦？”姜叔追问道。

“对！没错，就是个什么泲！”

姜叔听罢，一拍大腿：“中！跑不了他们！”

后生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着眼傻里傻气地问道：“怎么跑不了，再多耽误会儿，人家还不过了江？”

姜叔一听，哈哈笑道：“傻小子！跟我走吧！保管你今晚能捞一笔大花销。”说完看了看那翻滚的云雾，朝那后生一招手，“走，别放跑了财神！”二人跃身攀上崖顶，向着林木深处跑去。

富春江的上游是桐江，浩荡无羁的桐江激流过了三都，就被七里泷的陡峭山崖截住，涛猛势急的江水撞上陡壁之后，龙腾虎跃般地朝桐庐境内奔去。所以七里泷真是乱峰钻云，惊涛拍岸，好不险要。

被姜叔认作“阔商”的马队还未赶到七里泷时，天已黑了，江边船工早已收浆。山风夹杂着细雨丝，斜抽在人们的脸上，再加

上山势险恶，气势逼人，无论是随从和首领都有触目惊心之感。那位首领一看过江不成，便派人去找个安全的歇宿之地。没想到派出去的人回报说，除了一个古祠可借宿之外，没有旁的地方。说实在的，在这伙骑人心里，如若别的渡口不被当地强梁所占，是绝不取道这风险之镇的。这一带歹人云集，遭扰甚重，刚才他们急急赶路，就怕的是天黑过不了江，夜宿这里实在提心吊胆，就连他们那十几匹骡马也喷嚏连连，引颈长嘶，不耐烦地用前蹄刨打着地面。

那位仪表非凡、气宇轩昂的首领双手插腰沉吟半晌，于无奈之中转身对随从挥手道：“上马！”然后一溜烟地朝祠堂驰去。

那祠堂离江边只有三里多地，周围长满了参天的松柏，葱郁的枝蔓云遮着祠院。祠堂的高墙显出多年风蚀雨剥的斑迹，除了远山上风卷松涛之声，祠堂内外却是一片沉寂。

他们走进院子，那首领率先登上台阶，迎面两扇黑漆剥落的大门虚掩着，用手掌轻轻一推，发出‘吱扭’一声干涩的尖响。众人不由得战慄一下，握住了身上佩刀把儿。

那首领用力一推，大门被隆隆地推开，十几个人一起跨进门槛。大厅里漆黑一团，他转身正欲吩咐侍从弄个火把来，突然两扇大门“咣当”一声关闭了。未等众人分辨缘由，几支松明火把骤然燃起，从黑暗中跳出几十个大汉，饿虎般扑了上来，钢叉似的大手紧紧卡住了他们的双臂，然后用绳子一个个地捆了起来。

接着，大厅里又燃起很多火把，整个大厅被照得通红透亮，几十条大汉在熊熊的火光之中虎视眈眈，威猛可畏。

这一帮人一色短打扮，中间为首一个，四方大脸，膀宽腰圆。那松明火把又给他的赭色脸庞添加了一层光彩。只见他剑

眉倒竖，眼光灼人，仿佛有透甲穿墙之锋。

一阵骚动过后，大厅寂静如初。众壮汉围着这一群被缚之人，双方余怒未消，相视无声。那被捆绑得最紧的首领望着众大汉手中闪闪发光的钢刀，他的心就象眼前那噼啪作响的松树明子，火烧火燎。脑海里闪过一个又一个疑团：是清军，可从装束上又不象。是土匪？也不可能，他们一路上拣小道而行。土匪怎会知道呢？仔细看一看他们的打扮，这才恍然大悟：“噢！是‘流贼’。对，就是他们。”当他肯定了这一猜测时，他那白皙的面孔上出现了惶恐、绝望的神色。

他没有猜错，这一群从天而降的大汉是被朝廷称作“流贼”的农民军。为首的那个叫李家连，原本是郝摇旗的部将。李自成退出北京后，他流落到河南，与清军遭遇，队伍被打散了。李家连和一同杀出重围的几十个弟兄为寻找旧部，辗转流离来到浙东。前些日子清军攻破扬州，又困围南京，他带着弟兄们到桐庐山区招兵买马，安营扎寨，筹集军饷，以图抗清。他对清军恨之入骨；对明朝官兵只知一味退却，更是深恶痛绝。前几天就有几股明军的散兵从这里过，借战乱之机打家劫舍。他得知后，带着人马赶跑了他们。附近的村寨都把他們当作护村保家、杀富济贫的义士。方才，他听到姜叔的回报说，有一股十几骑的人马，从桐庐向七里泷赶来，并要在天黑前过江。他问姜叔：“是哪方面的人？”

“看样是一伙阔商。”姜叔肯定地说道。

“阔商？”李家连沉吟片刻，抬头看看渐渐黑下来的天色，心想：从桐庐往南，山岭险峻，通富春江岸只有一条近路。这一小股人马今晚肯定过不了江，七里泷渡口的船工前几天都入伙随了他，这支来历不明的人马过不了江，先光祠就是他们唯一可以

歇脚栖身的安全之地。于是断然说道：“今晚这支人马过不了江就得住先光祠，咱们上那儿去抄他们。”他便亲自带兵埋伏在祠堂之内。

被李家连捕获的这伙并非什么富商，那位黑发白面，剑眉凤眼，身材修长，风度洒然的英俊首领，是明朝的唐王聿键。聿键虽是皇族中人，但他一生却事乖命蹇，屡遭厄运。

万历四十三年，唐顺王朱宙稼死后，端王烦瑛嗣位，烦瑛是朱聿键之伯，阴险狡诈，贪图女色，他欲霸占聿键之父的爱妾，便寻机把他们父子二人囚禁在承奉司，从此聿键与父亲就开始了身居囹圄的日子。

光阴恍惚，转眼就是年余。一个漆黑的夜晚，天上下着瓢泼大雨。从端王府走来一个人，此人手提食盒，鬼鬼祟祟钻进了承奉司囚禁聿键父子的牢房。来者名叫陈铭谦，是端王的一个亲信。此时，聿键的父亲，正给依在他身边的小聿键讲《资治通鉴》。陈铭谦一进牢房，看见牢室残破，雨露地湿，父子两人形容枯槁，便假惺惺地说：“眼见王爷身遭不幸，下人于心不忍。适逢端王进京朝见万岁，特私备美酒一杯，为大人消烦解忧。”边说边摇头叹气：“唉！可怜呀！可怜……。古人说得好，‘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聿键的父亲深知此人素与其兄狼狈为奸，对他早存戒心。今见陈铭谦突然探牢，心里自然狐疑。他想：陈铭谦是动了侧隐之心来私送酒饭，还是心怀叵测，受命暗害，正当他犹豫不决，疑窦难解之时，陈铭谦斟上满满的一杯酒递到他的嘴边。他见陈铭谦手捧酒杯，如此急切，听着窗外瓢泼大雨的噼噼叫声，心里顿时明瞭：酒非好酒，心非好心。然而转念一想，端王与我不共戴天，实无解救之日。既然身陷囹圄，终为他人刀下之鬼，何

必……想到这里，他心一横，便接过酒杯。正在这时，忽听窗外咔嚓一声，一道蛇形闪电刺进牢房。陈铭谦贼身一闪，使他猛然看见幼小的聿键瞪着两只哀惶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他。他心头一酸，放下酒杯，用干枯的双手默默地抚摸着聿键的头。一阵霹雳又咔嚓地打来，似有击碎夜空之势，他打了个寒噤，只见陈铭谦又将酒杯递到自己唇边。他怒目一瞥陈铭谦，心里说声“也罢”，便含恨切齿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父亲死时，聿键十二岁，那生离死别的最后一刻，却在他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崇祯五年，端王薨。唐王世家只剩下聿键这一根苗，碍于祖典，后来不得不把他从狱中赦出，袭了唐王。

其时，大明国运已衰，内患丛生，外患频入，清兵三次进关。到了崇祯九年的八月间，清兵分三路进攻，已经快包围了京城，南阳的聿键听报之后，愤然而起说：“满鞑窥我中原，久欲掠之。我等非战不可！”

于是，他点齐了南阳王府及守城的三千将士，亲自北上勤王，将士们在他的带领下一度曾打到了迁安一带。谁知当时崇祯帝正派洪承畴与清军议和，朝内的杨嗣昌、高起潜等一帮臣子也暗中与关外通气。崇祯帝疑心重重，虑其别有所图。聿键因之受了“典制”，罪名是擅自勤王。而聿键却大义凛然，据理抗争：“满清寇兵，侵临汉室，大明江山危在旦夕，我乃大明亲王，大丈夫不设身救国，难道坐以待毙不成！”这一下子更激怒了崇祯帝。他下诏礼部，废聿键为庶民，囚禁于凤阳高墙之内。

聿键又一次濒临死亡的威胁。然而“绝路逢生”，他做梦也没想到这时竟有一位贵人搭救了他。

这个人就是后来在隆武朝里做了武英殿大学士的路振飞。当

时路振飞任淮安巡抚，他听说唐王聿键被囚在凤阳大狱，就有心救他。因为路振飞在南阳和聿键曾有过几次往来，印象颇深。他觉得聿键为人豪爽，心胸豁达，深明大义，学识过人。可是囚聿键于凤阳高墙的是皇上的亲诏，所以救出聿键绝非易事。但路振飞有胆有识，才智过人。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妙计。

在一个春和景明，百花吐艳的早晨，路振飞借赏春踏青的机会，带着亲信来到凤阳郊外。他面西凝视良久，忽然向西一指，对随从亲信道：“此处必有非凡之人。”

随从亲信不明其意，纷纷问道：“巡抚大人，何以见得？”

其中一个惯会逢迎拍马的随员附和着说：“大人明鉴，这一指点，小可似见有红光腾起。”

路振飞心中暗自一笑，说：“看来你的眼力还不差。”

“下官愚昧，多承大人师教！”

“那好！我就派你前去看看何人在此生辉！”

那随员去了没多时便回来禀道：“此处有高墙一座。”路振飞故作惊疑，说声“带我前去看看”，一行人马便来到监狱高墙外面。路振飞佯装不知何人在此，正颜厉色地冲典吏道：“此罪人难大福高，来日定是黄龙。”典吏一听，吃惊不小，又见来者气宇不凡，便不敢阻拦，由其自便。

路振飞走进狱中，探望了奄奄一息的聿键，当时留给聿键一百两银子。

自从听了路振飞的话，典吏再也不敢虐待聿键了。怕的是天威加怨下来，自家性命难保。非但如此，他对聿键居然敬重起来，在典吏的精心服侍下，聿键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元气。

到了崇祯十七年，大明倾颓，朱由崧在南京登极称帝，建江南半壁朝廷，改号弘光，他才被赦出狱，重见天日。

五月上旬聿键出狱后，弘光帝令他速去广西平乐府封地。他接到诏书，便带着十几个随从，由南京出发。一路上，马不停蹄，翻山越岭，涉河跨涧，饱受旅途风餐露宿之苦，于中旬到了杭州。

今天天刚亮，就又从杭州经桐庐到了富春江边的七里泷。一入桐庐境内，暮春凄景，使这弘毅忠壮，忘身忧国之王，触目神伤。他回想自己削衣缩食，精心理政，以身试战，义无反顾，却被重投大狱。凤阳获释，本欲重回南京，实现其报国之志。怎料，弘光王朝不记国耻，恣情酒色；马阮之辈，邪恶当道，陷害忠良；整个朝廷文官贪财，武官怕死，忠臣良将，倍受排挤；身为大明后裔，却被弘光视为隐患，封地广西，发配天涯；本欲独树一帜，却又力不从心；路栖祠堂，又遭打劫。思来想去，想去思来，忧思万缕，何不痛哉！

李家连经过几番盘问和敲打，也知道聿键不是客商，而是本朝王爷。这一下激怒了李家连、姜叔、后生和其他义士，他们想结结实实收拾这帮祸国殃民之辈。

聿键一见流贼，心中暗想：流贼向来与朝廷作对，今日他作为当朝王爷，落入他们手中，那还有生还的希望？既然难免一死，不如引颈就刑，作个铮铮铁汉。想到这里，聿键挺起胸膛，双唇紧闭，默然不语，两眼紧盯着对方，李家连一见聿键面对钢刀利刃居然毫无惧色，便暗自惊奇。

“奶奶的，你们见了清军逃的比兔子还快，今天却在老子面前卖硬，我倒要给你点厉害看看。”李家连骂着，“唰”的一声从刀鞘里拔出刀来，往前猛跨一步，一把抓着聿键的前襟，用力一拉。聿键未有防备，踉踉跄跄地扑倒在李家连身上，刀尖子正挨着他的鼻子尖。刹时间，他只觉得一股凉气从鼻子尖渗透到全

身。

聿键被这大汉突然的一揪，吓了一跳，但旋即又镇定下来。

“唐王爷，你这是到哪里去呀！”李家连带着得意的神情嘲讽道。

聿键依然紧闭双唇。

李家连旁边的一个大汉，大声吼了起来：“你怎么不说话！”

聿键蔑视对方一眼，淡淡一笑，从容不迫地说道：“生为明王，死也还是明王。”说着他环顾了一下祠堂大厅，又高声说道：“既知我是大明唐王，要杀要剐，还费何唇舌！”

李家连心中暗道：这家伙还真有点骨气。他心中这样想，嘴上却厉声喝道：“到了老子的刀刃子底下还充个屁硬汉。你们这帮怕死的东西，既是硬骨头，为何不去抗鞑子，你往南跑个屁！”

话音刚落，聿键象是受了多大委屈似的，眼中亮光一闪，心中默默说道：“你呀！怎知我的苦衷。”

李家连见聿键不说话了，便带着极大的蔑视嘲笑道：“说哇，唐王大人！你既是一条硬汉，为何不去打清兵？”

“你怎么知道我不打清兵？”

“哼！清兵在北，你却向南，你打个屁！”说完李家连哈哈大笑起来，周围的那群大汉也哄然大笑，笑声震得祠堂颤抖。

聿键无法分辩。许久，他才慨然叹道：“唉，好端端的一个大明朝廷却毁在一帮败家子的手里！”

李家连猛的敛住笑容，逼问道：“你呢？”

“为大明朝效力，死而无怨！”

常言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李家连是一条硬汉子，他平素就顶恨没骨气的人。聿键临危不惧，铁骨凛然，这在他见过的朝廷官吏中还是头一个。李家连对聿键仔细的审视起

来：他见唐王气宇轩昂，仪表非凡，虽处危境而不失浩然之气。再加上聿键刚才那短短几句答话，出语坚实，掷地有声。李家连心中既惊异又佩服。他再巡视聿键身后十几个亲兵侍从，只见个个都挺胸昂首，威武不屈，这真是有其主也必有其仆。李家连心折手软，气消过半，他叫人把捆在聿键身上的绳索松了松，便仔细勘问起聿键的来踪去脉。

聿键看李家连言谈爽直，态度有变，也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李家连一边踱步一边在考虑如何处置他们，他在想：这些人死在自己刀下，未免可惜！与其死在自己手中，不如让他们战死沙场。再说，自己若把他们处置了，今后声名传扬出去，会叫天下英雄讥笑，指责……

正当李家连准备把他们放走的时候，忽听门外大喊一声：“大哥！你看这是什么？”

原来，门外的人搜查了他们随身携带的箱笼，搜着搜着，发现一封信。这封信上写着：呈交湖广总督兵部左侍郎何腾蛟亲启，落款是马士英的名字。

李家连一把抢过信，睁大眼睛一看，刚刚消减的火气不由得又呼地燃起。他一边大骂马士英，一边拆开信：“他妈的，你原来是卖狗皮膏药的。”他展开信又说道：“这个老奸贼又在捣什么鬼？”李家连那双凶光凛凛的眼睛，喷着怒火，太阳穴上崩起的两根青筋一鼓一鼓的，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草草地看了看信，没好气地对聿键喝问道：“这是什么？明明是让他娘的何腾蛟投降。原来你是花屁股鹌鹑，尽他娘的卖俏。你说，这是什么？”

说着把信往聿键眼前一抖。